

國語中的超音段成素

謝 雲 飛*

摘 要

在一般的國語教學過程中，對音韻、聲調、乃至音位（Phoneme）或音素（Phone）的分析，都有相當程度的受到注意。但以一套完整的語音系統來說，另有一些語音本質屬性之外的成分，那是一些比較抽象而虛玄的部分，若不是刻意地深入去留意，便往往會忽略了它們，那就是本文所說的「超音段成素」，教導語言，如能注意到這一層，便比較容易掌握這一語言的真實精神。本文的綱目計分：一、前言、二、音長、三、音勢、四、音高、五、音聯、六、結論、七、附錄等七小部分，其中的「二」到「五」便是要討論的「超音段成素」所蘊含的節目。詳情請見內文。

一、前 言

從聲音的物理性質來說，作為聲音的本質屬性的，是聲音的「音質」（quality），因此，在音質上不同的聲音，就是聲音的最小單位了。但從語音的角度來說，也就是從「起著區別理性意義作用」的語音角度來說，在辨別辭義上具有彼此對立功能的聲音特點之單位，就是「音位」（Phoneme），因此我們說「音位」是語言的最小單位。正因為如此，所以音位的劃分，不必要受到音質單位的限制。有時不同的音質單位，只因為它們很相近，而且在具體的語言當中並不起區別理性的意義作用的，我們就可以把它們合為一個單位。這麼一說，很明顯地，音質單位有時可以是語音的單位。但無論如何，音位的區分固以區別理性的

*作者為本校中文系教授

意義為標準，但每一音位間之所以有其差異，還是因為它們在音質上有差異。除了音質上的差異以外，我們的一個音位究竟要包括幾個相近的音素，或根本只有一個音素，這完全是看各單位在辨別辭義上的情況而定的。即使是如此，對語音中各單位成素之建立，似乎還不是太困難的事，只要稍為具有語言學研究基礎的人，對一個音位系統的分析 and 辨認，仍是可以輕而易舉地掌握住它的。但是，除此之外，語言中還存在著另外一些辨別理性意義作用的「超音質的聲音特點」（Supra-Segmental Phonemes），也就是說，有些音位的區分，在它們相互間的單位之差異不是因為音質之異，而是其他成分之異。其他成分是什麼呢？是「音長」（duration）、「音勢」（Stress）、「音高」（Pitch）、「調弧」（Contour）（註一）、「音聯」（juncture）等音質以外的成分。這些在語言的基本音位之外，而能使語言在進行之中產生些許意義上之變化的成素，我們稱之為「超音段成素」或「超音質音位」。茲分項簡述如后：

二、音長（duration）：

這是發音時間長短的問題，發音時用的時間長，音就長；用的時間短，音就短；這樣形成的音位叫做「時位」（註二）。因發音時間長短之異的對立功能，用來區別理性意義的現象，通常在我們的漢語當中，當作「首音位」的情況很少，而成為語言運用過程中之「次音位」的情況倒是很多，只是這些現象都隨運用語言者的習慣而各地不同，當然，也相當地有「約定俗成」的習慣，但必須深入此一語言相當長久的時日，熟諳此一語言運用的習慣者方能得之，撇開各地的方言不談，單以國語而論，用語音的長和短的對立所形成的辨義作用，以往並沒有人把它作規範性地歸納成若干類型，本文也只是就撰述過程中想到的一點兒，作舉例性的敘述而已，舉例如下：

（一）表沉思的，如：

這一件事情——將永遠不會從我的腦中消失。

我是說——明天你們還會再去嗎？

註 一：漢語以「字調」（tone）辨義，「調弧」是屬於整個語句聲音起伏所畫出來的弧線，也就是學英語的人所稱的intonation。

註 二：參見拙著《語音學大綱》PP.91-93及P.139。

(二) 表驚喜而肯定的，如：

喔——！好極了！

啊——！真是有心人哪！

這種句式的「長音」，有時還帶有「重音」的成分。

(三) 表恍然大悟的，如：

喔——，原來是他——啊！

你們的總經理原來是一個女——的？

(四) 表疑問的，如：

事情怎麼會搞成這——樣的呢？

那——怎麼成？

(五) 表有口難言的，如：

我——，我——我不能去，他是認識我的。

有——，有——一句話，我不好意思說。

(六) 表猶豫不決的，如：

這——不能給你。

那——不可以。

第六例的「這」「那」一拉長，就表示可以有商量、討論的餘地；若說成了「這不能給你！」「那不可以！」就變成斬釘截鐵地非常肯定的不可以了。

(七) 表下文不知所云的，如：

事到如今——，噯！

從今以後——

三、音勢 (Stress)：

(一)重音：

因發音時用力大小之異，而使所發出來的音有輕重之別，以這種輕重對立的情況來區別語言中的理性意義的，在諸多種類的音位中稱之為「量位」(註三)。漢語是單音節語，組

註 三：見拙著《語音學大綱》PP.91-93, P.139。

織成語句以後，仍然是一個音節一個音節清晰可辨的，通常在習慣上並沒有像「多音節語」(Multisyllable)那樣地把「重音」列為「首音位」的。因此，在我們的國語中，重音也只是居於「次音位」的地位而已，而當我們說一句話時，何者該重何者該輕，在一般研究漢語的人，也很少作規範性的歸納，只能在日常生活中見到一般說話的人，把重音作習慣性的表現而已。而且，在我們日常用重音把一句話中的某一個字或某一個詞加重說出來的時候，自然而然地也會加長了那個字或詞的音長，因此，在漢語中的重音往往總是與時位息息相關的。如：

你最近去過美國沒有

這麼一個簡單的問句，我們在加重音的字上加一個黑點，以表示該字是重讀的。然後分析其不同的用意：

你最近去過美國沒有？

是問「你」最近去過美國沒有，不是問別人。

你最近去過美國沒有？

是問你「最近」去過美國沒有？而不是問去年或前年。

你最近去過美國沒有？

是問你最近「去過」美國沒有？強調的是「有沒有去過」，也許你已有十幾二十年沒去過美國了，可是說話卻像剛去過美國才回來似的。

你最近去過美國沒有？

是問你最近去過「美國」沒有？去過加拿大或墨西哥不算去過美國。

(二)輕音：

凡由正常的發音而轉變為微弱的音勢，或發音肌肉的鬆弛，而使音質發生改變的現象，我們稱之為「弱化作用」(Weakened or delayed-release)(註四)，這種弱化現象就是重音變輕，也可以說是一種超音段的音質變化，這種音質變化也會影響到詞義的改變，因此，這也是一種超音段而相當特殊的語音成素。不過，在這裡要特別聲明的是：這種弱化現象實際上是分兩方面的情況在運用的，一是發音的弱化，也就是重音變輕音，另一是聲調的

註 四：參見拙著《語音學大綱》PP.175-178。

弱化，也就是重調變輕調，這兩種弱化在語言音節的進行間，二者都會牽連著一些關係的，一個輕調的字，同時也必是輕音的字，二者是很難截然分開的。這裡要談的是純粹的輕音，使字音輕、弱得十分的含糊，如：

李先生：li⁴-ciɛn¹-ɕəŋ¹ → li⁴-ciɛ¹-əŋ¹•

張太太：tɕaŋ¹-t'ai⁴-t'ai⁴ → tɕaŋ¹-t'ai⁴- -ail•

那種人：na⁴-tɕuŋ¹-zən¹ → na⁴-oŋ¹•-zən¹

這種東西：tɕy⁴-tɕuŋ¹-tuŋ¹-ci¹ → tsy⁴-oŋ¹•-tuŋ¹-ci¹•

在上例中的「生」「太」「種」都弱化成含含糊糊的了，這必須在熟練地使用這種語言之後，才能發生這種現象的，這也是很值得研究的一種特殊的語音成素。

四、音高（Pitch）：

以音高所形成的「聲調」來辨別詞彙的理性意義，而建立成的音位叫做「調位」（註五）。調分「字調」（tone）和「句調」（Contour）兩種，字調的「調位」在漢語中是非常重要的辨義單位，是被列為「首音位」的重要地位的，如標準國語中的〔ma¹〕（媽）、〔ma⁴〕（麻）、〔ma²〕（馬）、〔ma³〕（罵）四個音節的音質完全相同，所不同的只在以音高形成的「聲調」上，因為聲調的不同，也就形成了四個不同的詞義。音高自然是超「音質」（指超乎輔音、元音之外而言）的，但在漢語當中既被列為「首音位」，因此本文也就不特別去討論它，這裡所要特別提出來討論的是「首音位」以外的「輕聲調」和「句調」。

(一)輕聲調：

前文說過，一個字發音的減弱而變為輕聲，也同時牽連著字調（tone）的變輕減弱，不過我們這裡要討論的是聲調的減弱。北平人相當強調一個字的聲調之強或弱，他們鐵定如果某些字的聲調輕重唸錯了是會混淆字義的，如：

老子〔lau²-tsɔ²〕是道家的始祖。

〔lau²-tsə¹〕是父親。

註 五：參見拙著《語音學大綱》PP.139-140。

土地〔t'uŋ-tiŋ〕是農耕用的田地。

〔t'uŋ-tiŋ•〕是里社的神明。

人家〔zəŋŋ-tɕiaŋ〕是村落中的屋子。

〔zəŋŋ-tɕiəl•〕是代名詞「我」或「他」。

地道〔tiŋ-tauŋ〕是地下道。

〔tiŋ-tol•〕是貨真價實，很上乘。

買賣〔maiŋ-maiŋ〕是買進來賣出去。

〔maiŋ-meil•〕是經商，做生意。

東西〔tuŋŋ-ɕiŋ〕是東邊和西邊。

〔tuŋŋ-ɕil•〕是物品之稱。

結實〔tɕieŋ-ɕʒŋ〕是結出果實來了。

〔tɕie-ɕʒŋ•〕是強壯。

此外，又如同音詞當中的「蝦子」「蓮子」「蛇頭」的第二個字調要重唸，「瞎子」「簾子」「舌頭」的第二個字調要輕唸等，都是牽涉到「辨義」的問題的。以上所舉各例，還算是相當固定的「輕調」，更有一些在一般的國語注音書中沒有標明「輕調」的詞，習慣上雙音節詞的第二字要讀輕調，有些甚至輕到連第二個字的聲母或韻母都起了很大的變化，那也必須拿捏得很準才是，這也是超音段而比較難以捉摸的一種成素。如：

鑰匙	耳朵	夥計	舂斗
溜躑	疙瘩	王家	莊稼
底下	黃瓜	比劃	屁股
口袋	奶奶	新鮮	和尚

等都是常見而必需留意到的一些「第二字輕調」的詞彙（註六）。

（二）調弧：

調弧（Contour）就是前文所說的句調，也就是一般學英語的人稱之為intonation的。句調在國語的學習過程中，沒有規範性歸納的標準型式，但聽慣了標準國語的人，尤其是那

註六：參見那宗訓《國語發音》PP.68-78。

些所謂的「京片子」之類的語調，聽慣了覺得很順耳，否則便感覺完全不對勁，像是唱歌走了調似地令人感到不舒服。對這類語句的「調弧」起伏之把握，也是相當重要的事。如：

我／知道＼他欺騙了張三。（重點在「知道」）

我知道他／欺騙＼了張三。（重點在「欺騙」）

這是／一頭＼牛。（重點在數量的提示）

這是一頭／牛。（重點在牛馬之別）

這種以弧線標示句調語氣起伏的作法，在英語教學中是常用的，在國語教學中雖沒有去特別留意，但卻是一個值得去注意的事實。

五、音聯（ juncture ）：

音聯是現代語言學中的一個新術語，也是屬於超音段音位的一種特殊現象，因為它也起區別理性意義的作用。音聯指的是聲音與聲音之間的聯接發音的過渡（註七），如果我們比較一下某些出現在說話開始、說話中間和說話結束的聲音，就可以看出某些聲音在這三個不同的地方，有明顯的不同情況。在間歇之後和在間歇之前發音的情況有所不同的，這一類的現象叫做「開音聯」；從間歇到說話的第一個聲音之間的過渡，或從最後一聲音到下一個間歇之間的過渡，稱之為「外開音聯」；從一個聲音到另外一個聲音之間的聯續而沒有上述現象的，稱之為「閉音聯」；「開音聯」不但可以出現在間歇的前後，也可以出現在說話的中間，這種開音聯就稱之為「內開音聯」。

「內開音聯」和「閉音聯」的對立，可以起區別意義的作用，例如英語中的「a name」〔ə neim〕和「an aim」〔ən eim〕，前面的〔neim〕是閉音聯，後面的〔-n eim〕是內開音聯，組成的音素雖完全相同，但分合之處不同，所以意義也不一樣。又如漢語方言中的福州話「山人」〔saŋiŋ〕，就是「山人自有妙計」的「山人」，是閉音聯；「山，人」〔saŋ-iŋ〕，就是「山」和「人」，在〔-ŋ〕和〔iŋ〕之間是有一個間歇的，是內開音聯；兩者的意義是完全不同的（註八）。

註 七：「音聯」，趙元任先生是稱之為「斷續度」的。

註 八：參見趙元任先生《語言問題》PP.84-85；參見拙著《語音學大綱》PP.140-141。

在國語中類似這樣的例子不多，不過我們也可以湊出幾個雙音節詞來作例子，只是稍嫌勉強就是了。漢語在習慣上是一個音節一個音節清晰地分開來說話的，像前述福州話「山人」那種把前一字的尾音很響亮地拼到後一音節的「音首」上去的現象，在國語中幾乎難以見到，以下舉的幾個例子是勉強湊出來的，如：

翻案〔 fan-an 〕	發難〔 fa-nan 〕
心怡〔 cin-i 〕	稀泥〔 ci-ni 〕
歡顏〔 xuan-ian 〕	花年〔 xua-nian 〕
陰陽〔 in-iaŋ 〕	依娘〔 i-niaŋ 〕
仙眼〔 cian-ian 〕	瞎碾〔 cia-nian 〕
親迎〔 tɕ'in-iŋ 〕	妻寧〔 tɕ'i-niŋ 〕
雲靄〔 yn-ai 〕	余乃〔 y-nai 〕
信雁〔 cin-ian 〕	繫念〔 ci-nian 〕

標準國語在聲母中消失了〔ŋ-〕母，所以前一字以〔-ŋ〕作韻尾的就不可能與後一字結合，而變作後一字的聲母了；而且也消失了〔-m〕的韻尾，所以也就不可能與後一字結合，而為後一字的聲母〔m-〕了；國語消失了入聲字，則〔-p〕〔-t〕〔-k〕〔-ʔ〕的韻尾也不可能與後一無聲母的字結合成音節了。凡此種種，在國語中倒減少了許多的麻煩，不過，無論如何，「音聯」在一種語言當中，多多少少總是會產生一些結合上的歧義的，這些歧義正是一些超音段的成素。

六、結 論：

「超音質的語音成素」，趙元任先生稱之為「上加成素」（註九），前文所列舉的「長短音辨義」、「輕重音辨義」、「高低調辨義」、「音聯辨義」等等，都或多或少地對詞義起著一些變化，雖然它們在語言聲音的表達上，沒有「首音位」那樣地肩負著吃重的辨義大任，但也是不容忽視的一種音位以外的成分。語言中的許多問題，在一般人來說，往往是習焉而不察，久用而不知其故的。但一經專家指證引述出來之後，便覺得果然真有其事而不稍

註 九：參見拙著《語音學大綱》PP.169-171。

虛假的了。「超音段成素」往往就是不經指證而無人留意的一種隱約成分，當然，前文的那些說法，都不是作者本人的發明，只是撮述教學國語的諸專家之提示，收集各種國語專著的片段，而為之綴輯以成此文的。在「音位學」(Phonemics)範圍之內的理論，談論的人已經很多，毋庸作者多作贅述；在此謹提出一些屬於「首音位」以外的成分來作一番探究，雖然這些問題都曾有人提到過，但卻不見任何規範性而有系統的整理。事實上，在國內於中小學教導語文的老師雖然很多，但真正能深入這方面去探討的人卻實在很少。作者不揣譾陋，提出了這些問題，不是問題本身的深奧，而是資料頭緒的過於紛雜，而對其中某些問題表達方式也逞顯著些許的虛玄而不夠具體，如果有一天能很具體地整理出一個系統來，也許對國語的教學就可能有一點點的幫助了。

七、附錄——美化 (beautification) 作用：

國語中的詞尾「兒化」，實際上是一種詞尾的「美化」作用。因此，通常在北平人來說，凡是在談話中帶許多「兒化」詞的時候，總是心境十分的愉快、輕鬆的時候說的話；若是在吵架、罵人的時候，就不大可能帶很多的「兒化」詞了。比方說：

小老頭兒，你好可愛喔！（這是輕鬆生動的）。

老頭！你要死了！怎麼嘴裡不乾不淨的？（那就是嚴厲而不加兒化的了）。

所以說「兒化」是漢語北方官話中的一種詞尾美化作用，在文字上來看，「花兒」「鳥兒」都是分離的兩個字，但在語音的表現上來說，卻是把兩個字合為一個音節，不可分開來唸的；「花兒」「鳥兒」應該是詞根「花」〔xua〕、「鳥」〔niau〕加詞尾〔-r〕構成的單音節，與杭州話中的那種〔xua〕〔ɤ〕、〔niau〕〔ɤ〕分成兩個音節來唸的情況完全不同。

「兒化」既對詞義有修飾和美化的作用，則在理性的意義上來說，「兒化」前與「兒化」後的意義多多少少總是有一點兒區別的，這種區別也是超乎音段之外的一種特殊成素之一，所以我們也把它列為本文的一小節來談談。

〔-r〕尾對於詞根的影響，是使若干韻母起一些與原詞尾不相同的變化：（註一〇）

註一〇：見趙元任先生《語言問題》PP.79-91。

(一)〔-ŋ〕〔-z〕詞尾後面加〔-r〕詞尾之後，原來的〔-ŋ〕〔-z〕就變成了〔-ər〕。如：

「字兒」〔tsŋ〕〔ʅ〕→〔tsər〕

「紙兒」〔tsz〕〔ʅ〕→〔tʂər〕

(二)〔-i〕詞尾後面加了〔-r〕詞尾之後，原來的〔-i〕詞尾就消失了；唯以〔-i〕為主要元音兼詞尾的，〔-i〕仍然不變。如：

「牌兒」〔p'ai〕〔ʅ〕→〔p'ar〕

「杯兒」〔p'ei〕〔ʅ〕→〔p'er〕

「雞兒」〔tʂi〕〔ʅ〕→〔tʂir〕

(三)〔-n〕詞尾後面加了〔-r〕詞尾之後，〔-n〕消失，只剩下了單純的〔-r〕輔音韻尾。如：

「今兒」〔tʂin〕〔ʅ〕→〔tʂir〕

「碗兒」〔wan〕〔ʅ〕→〔war〕

「雲兒」〔yn〕〔ʅ〕→〔yr〕

(四)〔-ŋ〕詞尾後面加了〔-r〕詞尾之後，〔-ŋ〕尾消失，但音節中的主要元音成了鼻化元音。如：

「凳兒」〔təŋ〕〔ʅ〕→〔tār〕

「名兒」〔miŋ〕〔ʅ〕→〔mĩr〕

(五)〔-u〕〔-y〕〔-a〕〔-ɣ〕〔-e〕〔-o〕等以主要元音為詞尾的，後面加了〔-r〕詞尾之後，不起什麼變化。因此，兒化以後的某些詞，原本是不同音的，到兒化了之後，卻變成完全同音了。如：

「雞兒」「今兒」都是〔tʂir〕

「魚兒」「雲兒」都是〔yr〕

「耙兒」「牌兒」「盤兒」都是〔p'ar〕

「瞥兒」「邊兒」都是〔piar〕

(此一小節，原列正文內第六小節，論文審查先生認為「兒化」只是「小稱詞尾」(

dominantive Suffix)，應算「音段」領域（domain）之內的成分，而不是「超音段」的，因此建議列為「附錄」。）

參 考 書 目

- 那宗訓：民54 國語發音，開明書局，台北。
- 松本丁俊：民78 語音規範的問題，世界華語文教學討論會論文集第二集（世界華文教育協會），台北。
- 張博宇：民44 國語注音符號講義，宇宙圖書公司，台北。
- 湯廷池：民71 國語變形語法研究，學生書局，台北。
- 董同龢：民53 語言學大綱，中華叢書委員會，台北。
- 趙元任：民50 語言問題，台大文學院，台北。
- 鄭錦全：民66 語言學，學生書局，台北。
- 薛鳳生：民75 國語音系解析，學生書局，台北。
- 鍾露昇：民55 國語語音學，語文出版社，台北。
- 謝國平：民74 語言學概論，三民書局，台北。
- 謝雲飛：民76A 中國聲韻學大綱，學生書局，台北。
民76B 語音學大綱，學生書局，台北。
民77 國語同位音試析，中華學苑36:PP.1-22，台北。
民78 國語的音位及辨音徵性分析，世界華語文教學研討會論文集第二集（世界華文教育協會），台北。
- 羅肇錦：民79 國語學，五南圖書公司，台北。